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

金山縣卷

上海市政府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金山縣地方志編纂室 編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

金山縣卷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
上海市金山區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山縣卷 /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市金山區
地方志辦公室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

ISBN 978-7-5325-7422-3

I. ①金…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
志②金山縣—地方志 IV. ①K2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7779 號

ISBN 978-7-5325-7422-3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

金山縣卷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
上海市金山區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53.5 插頁 8 字數 1,440,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00

ISBN 978-7-5325-7422-3

K·1941 定價: 2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整理出版委員會

顧問： 錢伯城 魏同賢 鄒逸麟 沙似鵬 姚金祥

主任： 洪民榮 劉建

副主任： 朱敏彥（執行） 莫建備 生鍵紅
王興康 高克勤 呂健 承載

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丁惠義	王應華	王繼杰	呂瑞鋒	呂萬端
朱鑫德	李宏波	吳一峻	何惠明	沈越嶺
周樹安	胡愛明	奚彤雲	徐建昌	陳亮
孫剛	黃文雷	黃曉明	過文瀚	許洪新
許慶龍	張利鈞	葛方耀	蘭樂平	譚雪明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金山縣卷》

主 編：徐建昌

副主編：王應華 王後法

金山衛志

陳陶遺書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武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夷乘潮出沒濱海之民時被毒螫

國初蓋嘗患之曰

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世傳周康王東游築城鎮海其

《正德金山衛志》書影

乾隆十六年鑄

金山縣志

而未逮也是為序時

乾隆十有六年歲次辛未嘉平穀旦

賜進士第敕授文林郎江南松江府金

山縣知縣前知江南揚州府儀徵縣

河南南陽洧川兩縣事丙辰甲子鄉

試同考試官加二級紀錄三次長沙

常琬序



《乾隆金山縣志》書影

縣志論

夫志乘之濫觴實源於史古者地里有圖有志周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下及郡國皆有志非徒備一代掌故已也首志疆域次建置重境土也任土作貢賦役次之帑藏足矣莫先於利民生故次食貨體統正矣猶貴敦教化故次學校有文教不可無武備故次海防二守固必徵以文獻故次藝文且察宦則續知政事之得失傳人物則知人材之盛衰與風土之美惡迷往事勸來者其於政乎繫焉若此其大也金邑僻處海墻以百

金山縣志

沿革表

春秋	揚州	會稽郡	婁縣
後漢	揚州	吳郡	婁縣
三國吳	揚州	吳郡	婁侯國
晉	揚州	吳郡	婁縣
宋	揚州	信義郡	信義縣
元	揚州	吳郡	昆山縣
明	揚州	吳郡	昆山縣
清	揚州	吳郡	昆山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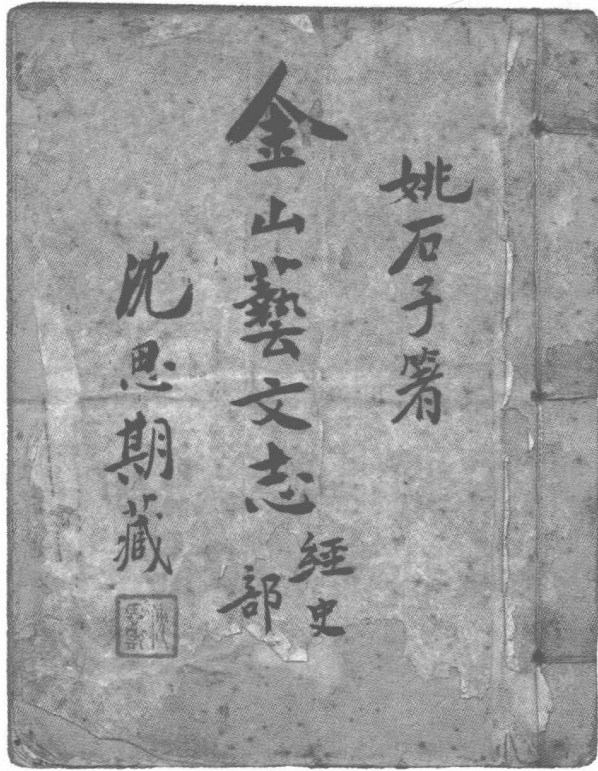
《咸豐金山縣志》書影

金山縣志

易良有司深鑒前事居安思危外侮靖內訌其必有道以處此矣光緒三年重修縣志成邑令崔君廷鏞以序請為論其地勢之大畧者如此
光緒戊寅夏五督江使者侯官沈葆楨謹叙



《光緒金山縣志》書影



卷一 經部

金山藝文志卷一

經部

經義類

易神傳二卷 宋林至撰 清四庫全書經部易類著錄。提要曰。是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文獻通考於二卷之外。又有外篇一卷。此本為元至正間陳泰所刊。總為二卷。蓋泰所併也。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自序稱法象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數。觀變本之卦爻。十有八變。皆據易大傳之文。凡論太極者。感於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感於圖書之文。而夫參兩之宗。論撰著者。感於持劫之閒。而失陰陽之變。各厘而正之。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卦變動交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於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所

《金山藝文志》書影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出版緣起

編輯出版《上海府縣舊志叢書》，醞釀、籌備於 2004 年，啓動於 2007 年，是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圓滿完成《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的整理出版以後，開展的又一項大規模的舊志整理工作。這也是上海地方志系統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依靠包括學術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力量，進一步開展保護、開發、利用方志古籍重要工作的項目之一。

存史、資政、教化，是爲志書的基本功能。作爲一種文獻載體，一個地區不同時期的方志，記錄了這個地區不同時期的疆域變遷、行政沿革、經濟狀況、人文傳統、民風習俗，可謂林林總總，蔚爲大觀，從而相對完整地構成了這個地區的歷史面貌。上海的行政轄區，歷史上有過多次變化，每一次變化，都與其社會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影響的不斷深廣密切相關。上古之世，上海初具雛形，被譽爲“方志之祖”的《越絕書》便對這片土地上的狀況有所描述。兩漢以降，散見於江南發達地區志書中的上海史料漸多。到了唐宋時期，上海依託華亭縣而發展，史載曾有獨立志書問世，惜今已不存。南宋紹熙年間所修的《雲間志》，大約是目前所知現存的上海地區最早的志書了。至於元明而到清代、民國，上海地區迅速發展，往往多則數十上百年，少則十餘載，便有一次較爲正規的志書編纂活動，由此積累的上海地區的發展史料，更具規模，更爲系統。這些志書，除大部分鄉鎮志和一部分專志爲私人編纂外，絕大多數均屬官修，資料來源大都可靠翔實，體例格式也多完備合理。

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中國成立六十年間，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上海的行政轄區已逐步擴大到六千三百四十多平方公里，從近代中國最大的工商都會，發展成爲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門戶，其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用日新月異來形容似不爲過。但是，歷史的理性告訴我們，傳統，始終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文明，必定是人類進步的象徵。上海方志舊籍的歷史，同樣可以向今人揭示這一真諦。

上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有志書編纂的優良傳統，堪稱中國方志修纂較爲集中的區域之一，且體現出鮮明的連續性。據文獻記載，松江建府以後，編纂府志的活動前後多達十五次，平均每四十八年就有一次，修纂縣志的平均間隔時間，也達到每四十七年就有一次。這一現象，不僅表明了當地政府對修志工作的重視，更因所修志書內容的連續性、系統性，較大程度地保證了這些地區歷史面貌的完整性，同時也大大增添了志書本身的史料價值。可以認爲，如果這些志書得以留存至今，那麼，毫無疑問地將使我們對歷史上的上海地區有更清晰的認識。

然而，據上海市地方志系統截至目前的統計，大量的方志舊籍，已在流傳過程中散佚或殘缺，這一狀況隨之產生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出於保護古籍的目的，方志舊籍也作為一個重要門類而受到重視，但往往造成這些珍本、孤本深藏庫房，甚至秘不示人的現象。另一方面，出於廣泛吸取傳統精華而編纂新志的目的，或是出於深入研究地方歷史的需要，由於難以儘可能系統地解讀、使用史料，使相關工作缺乏必要的基礎資料保障，從而對編纂或研究質量帶來不利影響。

有鑒於此，近代以來，方志工作者一直耿耿於此，希望通過必要的努力，儘可能使方志舊籍或相關內容能在妥善保護的前提下得以開發、利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柳亞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館，即匯聚了一批資深學者，充分利用珍貴的地方文獻，編寫了五百餘萬字的《上海通志稿》。此舉不但開啓了上海地方史研究的學術高潮，而且為今人提供了衆多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課題。遺憾的是，這項工作並未最終完成。從八十年代起，隨着新編方志工作的全面展開，上海各區縣相繼對記載了本區域歷史的方志舊籍加以關注，有的還對此進行了認真的爬梳、整理，可惜的是，相關工作缺乏必要的統一計劃，以致成效不一，質量參差。進入新世紀以後，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在大批新編志書陸續問世的情況下，曾對方志舊籍進行了較完整的梳理，相關成果反映在《上海方志提要》一書中。此前，金恩輝等主編、臺北漢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地方志提要》的“上海市”部分，涉及的上海地區方志舊籍較為豐富，幾乎涵蓋了迄今所知或存世或散佚的所有志書。

較成規模的方志舊籍選編，一次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臺北成文出版社的《中國方志叢書》，收入上海地區的方志舊籍二十餘種；另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等聯合出版的《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地區入編的方志舊籍有三十餘種。這兩種叢書均為影印，基本保持了方志舊籍的原貌，入編的也均為各時期的較重要者，不過，受版本遴選的限制，加之影印質量尚有欠缺，對今人的利用也帶來諸多不便。

為了進一步開發方志舊籍的學術價值，為新一輪修志工作提供更為完備並具有一定質量的資料，從2004年起，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在進行《上海鄉鎮舊志叢書》整理工作的同時，就開始考慮將上海地區的府縣志舊籍彙編成一套便於今人利用的叢書。2007年秋，這項工作開始啓動，基本釐清了迄今所知的存世本的度藏情況，據此開列出分期分批著手整理的書目，並將根據規劃，成熟一批，出版一批。此項工作的全面完成，將牢牢依託於我們和上海方志界同仁，以及包括學術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

編入這套叢書的方志舊籍，主要是今上海市行政轄區內的成書於1949年以前的府志、衛志、縣志、廳志。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有個別縣份編有內部印行的方志，保留了較多今天難以查找的史料，故作為附錄編入。一些編志過程中形成的資料集，一些屬於某個歷史時期縣級行政當局編寫的縣況報告，雖非志書，但存世極少，流傳亦稀，史料相當珍貴，亦作為附錄編入，以備查考。地區性專志如明代的《雲間海防志》、《水利志》，民國時期的《上海食用魚類圖志》、《上海金石錄》等，均不在入編之列。按此標準，編

入叢書的府縣舊志、資料輯錄，分爲府（衛）志若干卷，縣（廳）志就其所屬行政轄區分若干卷。

對方志舊籍的整理、研究和利用開發，近年來已在全國方志界形成共識，相關成果也不斷湧現，但我們對上海地區的方志舊籍進行整體性的整理出版，尚屬首次。其工作方法、整理質量、出版形式、成果推廣手段等，還需要我們在具體工作中不斷探索。對此，我們真誠希望專家、同仁給予批評指導。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整理出版委員會

2009年10月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凡例

一、今上海市行政轄區內，從古代而至 1949 年前編纂之府志、衛志、縣志、廳志之刊刻本、未刊稿本、鈔本等，均爲本叢書整理出版物件。一地而有不同歷史時期之多種者，悉予收錄，以明當地變遷沿革。暫時無法收集者，容當後補。

二、因修志而採集之資料，凡已彙編成冊者，以及民國年間地方政府所編之縣況報告或調查報告，雖非志體，惟因史料珍貴，可補志書之不足，故作爲附錄，予以入編。

三、新中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纂成之縣志，所採史料堪補今之不足，惟因內部印行，流傳甚稀，亦作爲附錄，予以入編。

四、所錄志書按行政轄區分卷。府志、衛志各爲若干卷，郊區(縣)各爲若干卷；川沙、南匯轄區先後併入今之浦東新區，然其各有歷史，自應有別，故各爲若干卷。

五、各書整理，概以尊重原著、保持原貌爲原則；原書(稿)之題記、序跋、圖版、注釋、引文等，悉予保留；不得不刪減之重複者，保留原目，以明全貌。

六、部分舊志尚未成書，或有未編目錄者，均由整理者據正文次序補編目錄；部分舊志目錄與正文有異，均按正文釐清。

七、整理者按現行現代漢語規範對原書文字進行標點，一般不分段，不做注釋；原則上不作考訂及增補。原文明顯錯訛者徑改，有疑問或漫漶不辨者作技術說明，並於原字後加問號、圓括號。原文使用的避諱字或缺筆字徑改，異體字一般不改。

八、各書多有版本不同者，均參以工作底本，作文字對勘；遇有內容較大差異，擇其要者於《整理說明》中交代。

九、標點者所撰《整理說明》，主要交代作者、內容、該書重要價值、整理工作概況，以及其他必須說明的情況。

十、叢書採用繁體字橫排，原書用於敬稱、謙稱時之特定格式，均予取消。

總目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出版緣起	1
《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凡例	1
正德金山衛志	1
乾隆金山縣志	85
咸豐金山縣志	313
光緒金山縣志	427
附錄	737
金山藝文志	739
續修金山縣志稿 輿地志	875

正德金山衛志

〔明〕張奎修

〔明〕夏有文纂

謝輝點校

整理說明

金山衛始建於明代初年，是明朝政府為鞏固海防、抵禦倭寇，在東南沿海所築軍事重鎮之一。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五年四月，“浙江都指揮司言：杭州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澉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迨秋乃還。”可見在建衛之前，金山已為防倭要地。然自紹興等衛以舟師抵金山，曠日持久，故於金山就地築城防禦之議遂興。乾隆《金山縣志》載：“至明洪武十七年，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度地築城。”按《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十七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又卷一二六《湯和傳》：“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顧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和乃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乾隆《金山縣志》蓋即據此為言，並舉袁凱《和方鳴謙指揮海上築城詩》，以為所謂“海上築城”即指金山衛，從而進一步佐證金山衛為洪武十七年湯和、方鳴謙二人規劃修築。然考之《明史·兵志三》，於湯和巡視海上之後又載：“後三年，命江夏侯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為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江之小官場。及青村、南匯嘴城二千戶所。”則將金山置衛事繫於洪武二十年，與《明太祖實錄》所載相合，而與湯和設衛之事截然為二。正德《金山衛志》上卷一《邊域》載：“國朝洪武十九年，命安慶侯等官沿海置衛，即華亭後館鎮築城，始有金山。”又下卷二《人物》載：“安慶侯洪武十九年，奉敕開設衛所，乃城金山，規劃創置，胥自侯始。”言之甚明，當得其實。據此，則金山衛當由安慶侯仇成於洪武十九年始建，至洪武二十年春建成，而未必包括在湯和所規劃的五十九所衛所中。其之所以以金山為名，正德《金山衛志》上卷一《邊域》謂“蓋與海中金山相直，亦循周康城名，以鎮海云”，亦即因海中之金山島與傳說為周康王所築之金山城得名。所謂周康王築金山城之說自不足信，但金山之有城則由來已久，紹熙《雲間志》與至元《嘉禾志》皆有金山城之名，故明初建衛時亦沿用之。

金山建衛約百年之後，曾有一次編纂衛志的嘗試。正德《金山衛志》卷末張奎《金山衛志後序》載：“在昔總督郭公，曾以寔委致事教諭陳瑛，創藁尚存焉。”所謂“總督郭公”即郭鉉，本志下卷二《人物》有傳，謂其字彥和，廬州合肥人，成化十五年陞都指揮同知，在任七年。纂修者陳瑛，本志下卷一《學校》亦有記載，謂為左所人，登天順三年鄉舉。卷末夏有文《跋金山衛志後》稱為陳靜齋，可見應以靜齋為號。夏氏《跋》且謂其稿“邇來三十五年餘矣”，以夏氏《跋》末署正德十一年推之，則陳氏編纂志稿的時間，當在成化十八九年左右，